

續修
古今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二・子部・宗教類

續高僧傳三十一卷（卷十四至卷三十一）〔唐〕釋道宣撰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西來年表一卷〔宋〕釋道原撰

三八三
一

21149/02

續高僧傳

二

〔唐〕釋道宣撰

據

磧

砂

藏

本

影

印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左七

義解篇十

本傳十四

附見四

唐釋道宣撰

乙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傳一

慧景
資選

唐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二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穩傳三

道謙

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願傳四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唐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願傳七

唐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唐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一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發傳十

唐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唐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二

唐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三

唐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帙遊于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

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脩仰止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摠權衡嘗奉清猷躬申禮敬叙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即請於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瀉河頃響對雷動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於風雲指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遐迹鱗萃乃續蘶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兩帙由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剖裂詞飛戾天控叙抑揚範超前古自余四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述知返以基榮冠望表韻逸寰中大業五年勅召來止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孺將觀釋府摠集義學躬臨論場鑾駕徐移嗚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驛清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爲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今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爲玄宰旣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

安鋼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譽而共嗟焉
有隋墜脣寇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
左七

卷八

二

卷一

鼓鐸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望煙來
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闈大乘弘揚
攝論釐改先微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
內以聽徒難襄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
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軾者
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

布里

故

寓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爲符契但以世
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濫余而終以貞
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
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遲者並明
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
拍引亟發英彩逞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
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目預比
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微猷故不
爲時匠之所班列

四
六

三

釋智琰字明璿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
貞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
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

卷之三

四

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
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
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
儕童秀氣貞心早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
璣法師爲弟子提屣持衣恭侍弗怠渴瓶執
杓受道弥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
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
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
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
發故得條振頴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
筵用輶因還故里覲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
經法峯珠峻崎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登
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
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中
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
歎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
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千
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二十有二以英
少之質參請耆德通情則高衝折機縱難亦
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

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鄙雜幽栖清曠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憲歲面塵任三業而閑安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武王佐國均乘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聞琰道勝栖山鳴鐃赴龍領蓋承顏五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仁殊賞開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覩兒食音虔拜欣躍燭帝居蕃惟楊作鎮大招英彥遠集賢明琰既道盛名高敎書爰及憲使平之負罪嗟以已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因以辭疾得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晉有終鋒鏘騰沸四海同聲三吳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堦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内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賓慧侶更復晏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花光明普賢等懺悔又誦法花三千餘遍

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爐未爇自起烟芬々罐繞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弥陀像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浹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于寺之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雷自古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兒奇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家內外通博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号三英及笄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迴旗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隣敦交暮齒雖

攀桂之歡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相清顏之
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終寄言
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千寺
字

釋道悉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
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
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群籍偏以
五十七涅槃攝論爲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
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塗道俗歸觀
屬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子荷擔陪隨遊
栖宮闈講悟談述皆造下達欣叙玄奧每思
擊節故聽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講釋
展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
壽寺聚徒御化衆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
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旣行向背憎
愛由生悉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
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遺者便
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氓庶爲無不遂所
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番王府宰臺省群
僚並紓駕造展諮詢餘訓或忽遽不遇者心

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
此也悉陰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參請
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誼賦詩接晤緣
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
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
夜停關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
悉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達
其馬形狀雄怒擐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
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
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旣不見人知是神感乃
合面歸讖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
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悲哀憐拯濟無擇
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誇
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悉與寺
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誇
乃形言色悉雖聞此曾不緩慮旣規不遂乃
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赦者悉涕泣辭謝於
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悉身教導未通故爲
罪豈此則過由悉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
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悉云云遂即釋放
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

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旦復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惡登座正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叙釋恰至偈初即覓失愈經纏三宿卒於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閻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久忽有異花遙屍周帀披地涌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欵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悲慶誼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慈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亡唯覲空處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徵願重垂靈相言訖地涌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川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

左七 慈弟道謙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闢表以仁壽住寺既濱關路每因此昭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遁曆觀山水谷号王城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搆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謔引心未曾虛左以貞觀元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十慈撫之酒淚與弟子道基等

左七

七

閣毗遺墮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思悌爲造釋迦塚塔一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和尚諱慧頽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尚識真日積陳情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諒李宗旣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秘要符籙真文并筆數式易禁勑等法神慧開

明指掌通曉又旁詣莊老三洞三清揚子太玄葛生內說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末乃

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彩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理若響難追即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建年中便蒙勑度令住同泰剎落之後親親乃知既是官許便印稱慶由附緇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又止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緇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涼寺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遙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讌計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弥新深鑒詞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欽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已任時閑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來習貞慤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稽古架業重宵飲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

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璇深戢機神弥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無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弊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於南山豐德寺東巖斬石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詰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綱曲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闡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母善不可離

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
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
愛優洽成濟有名當壯弱年遺俗敦務釋門
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
蘊明禁外附幽塵隋朝開教便預剃落住同

李七

九

州大興國寺寺即父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
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
列方面宗於其中數弘連席悟物既廣開洗
塵心而形解雄邃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
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荐餚相
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唯宗偏廣四恩開化
堪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悉同州
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即日情同極濟勝賓廣
焉衆以德望收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旨
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彝倫
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
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
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觸終染宿薰釋文

翻繖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多
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希求本
是厭怠不成聖法自余盡報躬臨說戒諸有
不來量事方許無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
之流淚沾巾欷歔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
也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
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
乃竭情厚葬故輜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
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樓煩人崇覆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
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采下勑徵
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
而神氣清嚴額眄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
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邇乃勑往巴蜀搜舉
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邛僰流離從物因事
引生而性絕煩惱屏居弘業鄼國公寶軌作
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
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
京闕勑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
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住之時復

闡弘重移榮彩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
中召入參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
序控清置列贍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
左七
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
形質希壯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勗知事勿
耕墓所言已便隱初來之爲述後復重來還
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
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侶
清晏卒無後患自非立正處懷焉使非人投
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顥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卅載蟬冕
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
晉都亭侯重避難祖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
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
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
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
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
臨聲唱逾遠天子目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
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運剋昌金陵講席
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響爰整其旅

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
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
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
倦自有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
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
積佇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
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爲之胥附咸請
左七
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
氛乃避地毗陵沉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
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䂮智猛風猷警
邁不乏精神旣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匱
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
輕與卅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社威專
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
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
悅于躬顥爲說宿因釋戚憂憤達頂生之非
固曉吳濞之失圖威乃接足嗚咽由斯而別
有餘杭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
戶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鑿相然諾旣而敷
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遠施奉並無輕費於遠

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弥勒像各一區坐高丈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融曜渥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軍纖玉石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殿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捨杖不逾一年浮況千丈屢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願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綽者排繁從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文軸纔竟疲役增勞即以塵尾付蜀學士智奘曰強學待問無憚慧風師逸功倍不慙屢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墳于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忍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麟爲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舉號靡及謹於墳前建塔五層暨禪師

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轉兼事經綸故使瞰迥憑高當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宿昔得朋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協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申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列靈塔斯布妥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幼傳巖獄一簣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天名邦佞性化利

左七

十三

物攸往衢鎮日斟懸鏡常朗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洞松送響巖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賀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力巍巍長矣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爲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洎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爲弟子也受具戒後聽餘杭寵公成實記公毗曇逮寵將亡乃

以塵尾付喝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旣受法
寄相續弘持三吳九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
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
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
懷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

卷

十三

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
之情頓遣捨禽庭獸長往之志弥存開皇中
年州將劉權政城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
庭屈還城邑住迴向寺旣迫茲固請翻然迴
慮以爲體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
述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
挹河仰岳均美前奇大唐闡化弥崇弘演貞

觀十一年下勑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召亦
旣來儀深降恩禮對揚惟辰辯說紛綸明像
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講筵旣摘雅
什田衣作詠仍即賜緣有感聖衷深見顏色
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
州牧魏王遜加欽頃以爲戒師親降疏曰昔
道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心廬岳名
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月所照

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行淨
於青眼威儀整於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
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渴仰於調御墾
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
法此六塵善導啓行庶無迷於八正謹遺諮
祈佇承慈誘旣膺斯請供施特隆自介朝野
明達緇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湊者厥罕
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
容照日講筵初闢負笈相趨談疏纔成名都
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波濤鴻筆彫
章文闡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
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冕旒
興悼有識含悲降勅加以賛贈并造靈輿送
給傳乘付弟子慧驚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
月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
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
孰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陳碣頌中書令江
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
製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信奉夙

著弘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識見弘舉不群
蒙稚年十一將欲落髮父母諸戚對之泣淚

左七

十四

十五

而顏色無改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
緣記錄爲譜牒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無戲
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和上同師
私共數異年雖弱冠曾無驅役供贍所須恣

其學問不盈數載慧聲遠遠開皇十年文皇

廣訪英賢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勅慰

問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
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厚禮設
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此務歸靜幽林承終
商至相有淵法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
往從焉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
八年靜恭無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詳論正

理無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言晤不附其口
貞梗自課六時無憩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
十八日卒於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
等追惟永往感恩難顧鳩捨餘身於寺之西
北鑿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詣承法教
正之箴誠略無乖錯致所著諸疏並現筆受

故正之製作也端坐思惟現執紙筆承顏立
侍隨出隨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
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罰責曰昔人翹
足七日尚有傳揚余今纔立頸墜心輕致也
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
論楞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
卷餘並爲抄記具行於世

左七

十五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唯母鞠
育三歲懷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
來聽襄陽潤法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
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
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明
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召入
房中三年曲教唯陳不有有也稜於此義深
會其旨隋末還襄陽又逐安州嵩師入蜀凡
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
同号得意稜也及嵩下獄擇亦同繩身被桎
梏於成都縣一獄囚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
勑還釋放便遂嵩還既達安州糲粒勇貴旦
往隨州巡里告索暮達嵩所如常採聽往還

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無一患門學所推及嵩力微四大退貶今代講涅槃咸怪其言謂違嵩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惟講三論後嵩患愈還返安州常於嵩房叙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爲漫語白嵩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講請爲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門侶蓋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最後述句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嵩之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最後續種自吾講來唯汝一人得經旨趣乃握楞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物軌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唯以無相爲本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神人失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稜心旣受訣已百日懷懲後還襄州紫金寺講論五年衆有三百貞觀八年又還殊須講涅槃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鴈入寺

群鳥飛去因即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
蔣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齊講道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昶公講法花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主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物軌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唯以無相爲本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歛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十足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